

8 潮头 Tide

潮头拾贝

谁为我留下 这棵李子树

(外六首)

■ (四川)查克全

那一夜从土墙房里
传来一声女婴的哭叫声
从此,这个土墙房里
又多了第三代人

我刚会牙牙细语
外公就带我一起在大门外
种下这棵李子树
它的寓意我真的不知道

十八个春秋
开心,又漫长
我进入了人生的新阶段
离开这个土墙房

从高中到大学
我再也没有回来住过
直到那大红喜字高挂的夜
我才明白我真的要离开(土墙房)

如今,再也没有听到过
蚡蚡的叫声,大黄狗也不知了去向
土墙房将消失
我同龄的李子树将去何方?

不知道它(土墙房)是不是人类的
又一部发展史?
看着即将消失的土墙房
我暗自落泪神伤……

开水泡饭 与父亲

今天
天气阴沉沉的
我端起一碗开水泡饭
想起了父亲
父亲就像拉着牛车的老人
辛劳一生
从来都没有住过洋房
何曾见过:水床、气垫、席梦思
更没坐过奔驰、宝马、汉兰达
可如今
父亲躺在属于自己的“洋房”里
再也无法起身
我真想再看看您——
端着一只大碗
很幸福地吃着泡海椒开水泡饭

一支代擦头的 铅笔

小时候
我向妈妈要五分钱
买一支带擦头的铅笔
她犹豫了好一阵,说:
“查八,你拿去,妈这里还有一毛八分钱
妈少买一斤盐,菜再少泡一点……”

当我放学回家,书包一甩,就大声嚷着钻进厨房喊:
“妈,饭煮好了吗?我饿
妈,我的衣服破了,鞋子也短了……”
当我睡了一觉起来,看见妈妈在灯下忙碌
哦,她在熬夜替我做鞋

当我长大了,又对妈妈说:
“妈,我走了!”
这一走,就是好几年
回家时,看见妈妈的眼睛已经老花
她拉着我的手说:
“儿啊,你有时间要多回来看看妈妈!”

可如今,妈妈去了天国
我多少次在梦里喊着她
醒来,泪湿衣襟
一支带擦头的铅笔
伴我走天涯

致燕子

燕子,你很小就从乡下起飞
飞过令人无法把握的幸福
用娇小的身躯
一传,一顶,在足球场上
定格成人生最靓丽的风景——
从此,剑南有了一支响亮的球队

燕子,你和孙变了几代
否则足球在你脚下
将演绎另一场人生风采

你一转身,便成了绿茵场上的燕子
红衣和短裙
是那么朴实

球杆起舞的瞬间,小白球遍地打滚
燕子,你梦想做一个高尔夫球的传承人
将足球改成四十厘米
你是不是要把下一代,也培养成一个米克尔森?

一个比白茶 还白的女人

白茶的白,要从
一个叫隆绮的女人说起
她手托琵琶,低头含情脉脉
醉倒了多少英雄豪杰?
我不知道
但有一点,我要告诉你
这个与白茶结缘的女人
比白茶的白,还白
她来自泸州,一座飘着酒香的城池
隐居在成都最深的竹林里
弹一曲《山阴古渡》煮茶
清冽甘醇,味香四溢
可以将天下硬硬的骨头
软化成水

这个比白茶还白的女人
人民送她一个清冽又甘醇的名字:白茶女人
她励志走进白茶的心里
细细地修炼自己,低调做人
心中只有那一亩三分地
——专心专意做一个白茶的传承人
弹琴和著书,茶文化在她手里
一个个优雅又动人的细节
激活了天边流浪的白云

哪里才是 永恒的家?

在深圳,我是说自己在深圳
两天三夜,食宿在渔湾
灯光通亮的窗外
有鸫鸟在鸣叫

我住的房间很大,床也很宽
可用得上的,只有靠右的二尺八
地球很大,哪里才是家
想想人这一生,你争我夺
为了啥?不管你住廉租房
还是拥有豪宅和又宽又大的床
最终结局都一样
住长二尺八寸,宽三十公分
一个永恒不变的家

忧伤的风 和打皱的云

我常常跑到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
偷偷地大哭一场
你问我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人生或许有太多说不清的理由
回头看看来路
自己走过的弯道太多
而时下
要做的事情还有几何
想想未来
能陪伴的人
少之又少
忧伤的风和打皱的云
都将随时间飘去



查克全,四川自贡富顺人,
早年从军,转业经商,从事矿产、
金融、农业产业,是一位少壮企
业家。喜欢高尔夫运动,喜爱随
笔散文和诗歌创作。先后有《有
一种怀念叫疼痛和无尽的哀思》
《遇见你是我的幸福》《背影与
夕阳》《高尔夫场上的申玉枫》《月
下拷问》等多篇问世。

潮头品茗

日日在铁路上工作,久了,就对钢轨有了一种说不清楚的情愫缠缠绕绕,就像遥远的童年和家乡的小村那样,总在内心世界占据一处绿荫。在我眼里,钢轨是一块圣洁的土地,就像香格里拉般的诱人,让我魂牵梦绕。

钢轨古朴而凝重,厚实而单纯。

钢轨不缺少打扮,一切都是自然的镶嵌。春天的风丝丝拂过,路旁的冬青繁密如织,给铁路系上了一条素朴纯洁的绿腰带。经过一冬的磨砺,紧紧地抱成一团的道砟愈益团结,与迎春花或者梅花映衬。枯黄的草枝散漫在六十度的斜坡上,偶尔蹿出来一只野兔或者一只田鼠蹦蹦跳跳,就像踩在沙滩上,一点儿也感觉不到异样,只有那机灵着转动的眼睛四处逡巡着,是寻觅填充饥饿的食物,还是搜索钢轨的气息?抑或抵抗着人类野餐的品味?一只黄嘴绿毛的翠鸟却在倏忽之间扯下了几只柳条,含在嘴边呜呜地吹起春天的口哨。

夏季里最美的就是那些性喜阴凉的动物了。蛇啊、野鼠啊、蜥蜴啊等等会在天擦黑的时候爬出洞穴,趴到凉爽的钢轨上休息一会儿,把白天的闷热通过钢轨散发到空气中,舒服之中往往忘记了支起耳朵,惨剧便在刹那间发生,一条生命随着汽笛的远去而走向终结。硬心肠的钢轨会在的一瞬间变得柔软起来,

人类生命的起源,是在母亲的子宫里受孕,而人类的生存,得靠大地与植物受孕结出的果实养活。这样来说,土地的巨大子宫,把人类统统纳入其中。

我的少年时代,在乡村度过。对土地气息的记忆,是牲畜在大地上留下粪便在风里的飘荡,是春天土地新翻泥土的味道,是庄稼如浪起伏吹过来进入鼻孔的气息,是秋收后土地带着乳香的微甜气味……这些大地上的气息,至今还源源不断供给着我的生命。

一年之中,土地是最辛劳的。农历二十四个节气,大都与土地有关,在这些节气里,土地不断地翻开一页又一页,农人在土地里播种、收割,再次播种,收割,这样生生不息的土地,让人无限的敬重。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土地的休眠期,让人想起一个不断生育着生命的老母亲,在岁月里佝偻了,垒起了皱纹,蚯蚓一样窜动的血管最后枯萎了下去。但土地没有老去,它一直在和郁郁葱葱的植物、庄稼相亲相爱地缠绵着。

土地持续的怀孕、生产,让我们浮现起那些大地上的农人,他们在苍天之下蠕动的身影,永远保持着匍匐的姿势,仿佛是在向土地致敬,他们把一生的心血,也播洒在土地里,所以我们吃到的粮食味道,也有着他们用生命发酵出的气息。

我村庄的那些农人,从降生之初,到无声告别,都是与土地的一场约会。你看山冈上那些小小的坟,他们最后在土地里长眠,旁边不远,就是庄稼、水井、房屋,他们似乎还在帮忙照看着土地上这些东西,把它们郑重地托付

偶尔翻开多年前的一个日记本,里面夹有厚厚一叠剪报,是曾经用心收集起来的美术作品,有国画,油画,木刻,甚至还有雕塑类作品。

罗中立的《父亲》深深烙在我的记忆中,可以说,它是教我动容,足以让我流泪的作品之一。这是一幅父亲头像的写实作品,细腻、亲切、厚重、真切。感觉中,父亲额头的皱纹,就是经历过生活中诸多风霜雨雪的见证,它昭示着人世间的沧桑;那泥碗中或咸涩或甘甜的井水,冷冷热热颤动着父辈们的苦乐和希望;那善意的饱含着人生情感的目光,更让人感受到了父亲们分明却遥远的企盼。

艾中信的油画《三月十四》再现的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卡尔·马克思溘然辞世时的情景。简易沙发上,马克思左手放在胸前,拿

微小说

那天刚上班,段长就把我叫去,扔给我厚厚一沓间管费统计表,大发雷霆:“看看,这是怎么回事!三番五次地跟你说多少次了?要严控严控,你都当耳边风了?”我哈着腰忙说:“可能财务处统计有误,我马上去重新核对。”

间管费其实就是差旅费和招待费的“二合一”称谓。去年因间管费中招待费严重超标,段主要领导述廉述职不过关,还挨了路局的批评,段长一怒之下,就把原办公室主任“就地免职”,发配到施工一线任职党支部书记去了,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难怪他一看今年的间管费统计表就火冒三丈。

这统计表我早就研究过几回,哪会有错?一张张报销凭证,都是我亲手填的,段长亲自批的。四季度之前,我就提醒过段长,今年的间管费用总体又要超标,还有一季度,仅剩10万元了。可段长却训斥说:“路局职教处、工务处、财务处、人力资源劳务处、设备处,还有局办主管部门,哪个是省油灯?不吃点喝点,工作怎么开展?明年的项目、资金和编制从哪来!工作的需要么,能省么?!”

在铁路机关混迹多年,多少也明白点“潜规则”,一年来,在办公室主任位置上没少听到段长的谆谆教诲:“酒杯等于口碑,抚平等于水平!”这口碑与水平,自然都得拜“招待”

钢轨之恋

■ 阳君

却也不得不挺直脊梁伸缩着自己的使命。好在夏花艳艳,被太阳晒晕了的花啊啊会在露水的甘甜中重新娇美着,随着阵阵凉风向钢轨撒娇,偶尔一声幽幽的叹息也在一丝幽幽的香风中迷醉了一个个旅客的梦境,就像不远处池塘中的泥鳅,在梦里钻来钻去,直到与钢轨一起再一次让火辣辣的阳光慢慢地煲熟,被穿着黄马夹的铁路工人拾起来放到嘴里,香香地嚼着,韵味无穷无尽……

秋天来了,钢轨被挂满枝头的累累果实映红了半边脸庞,身下的道砟也在一辆辆重载的列车碾压下发出了咯吱咯吱的笑声,如同那一个摘一粒红红的甜枣放到嘴里幸福地咀嚼着的山乡姑娘一样,如蜜似的沁入心底。一位画家把画板支在了20米外的土堆上,龙飞蛇走之间,撮取了枝头硕果及片叶秋叶的影像,而那一条长长地蜿蜒着的钢轨却突兀成了难忘的空间记忆,与我们的童年和青春和故乡一起放肆着无限遐想,却忘记了再画上几朵金丝菊的光芒。野兔们田鼠们已经忘记了疲惫,它们欢快地把一串一串的幸福果

土地的气息

■ 李晓

给后人使用。这是土地上的遗产,是他们的创造,才有了土地上人类、牲口的生存条件。

我爷爷二十九岁那年从江上的村子,搬迁到了丘陵之上的一个地方。有一年,奶奶向我回忆说,我爷爷来到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荆棘杂草丛中开垦土地。爷爷体力好,村子里一个三百多斤重的石碾,他可以用双手托举起来,遗憾的那年我还没来人世,不然我可以推荐他去参加奥运会举重项目的比赛了。曾经我以为奶奶的回忆有些夸大其辞,好比我父亲发誓说他有天晚上,他起床方便时亲眼看到过一颗流星从山巅呼啸着擦过,这完全是不可能的。我后来向村子的一个老人求证,老人把一个如文物一样苍老的老烟杆在石头上敲响了说:“你爷爷在王石匠家坝子上举起石碾,那事确实是真的!”老人说,你爷爷把石碾举起的这个动作,是向村子里的人示意,不要欺负新来的他和他家里的人。

我爷爷不舍昼夜,在日光星光月光下开垦了三十多亩地,后来都交公作为集体使用了。在我的少年时代,我看到雨天在土地里披戴戴笠的爷爷,从土里挖出一个硕大的红薯,他把红薯捧到嘴边,做出一个亲吻的动作,这

在美中 感叹生命

■ 程应峰

书的右手沿沙发边缘疲惫的垂了下来,身旁桌上堆放着摊开的书籍和一摞手稿,他神态安祥,就象熟睡了一样。他的战友恩格斯站在他的身后,手上拿着帽子,一脸肃穆,让人通过画面也能感受到他内心深处那份巨大而无法遏制的悲痛。

《伏尔加河上的纤夫》这幅画上,列宾精心描绘了十一个纤夫的形象,有“领头的”老头儿,有“头发胡须都很浓密”的中年人,“高个

抚平 = 水平

■ 杨军

所赐。有一次,段长形象地教导我,招待就像润滑油,有了它,工作的齿轮才能顺畅转动。

招待是我份内工作,填写报销单是最让我头痛的事。翻开记录本,不到一年,全局的各个处室全都请过,大多数全都是我亲手签单经办的。更多的一部分还有饭后余兴节目,我自然是陪客,但也签了不少单。这些上不了台面的“间接”接待费,要弄成明文规定的接待标准,我没少绞尽脑汁。万般无奈之下,只好让很多从未到过我段的外地兄弟单位,吃了不少“莫须有”的“考察”饭。最棘手的是那些五花八门的发票,虽然现在必须要开具国家税务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却也花样百出。5月份招待职教处考核检查组12790元中,3000元的KTV唱歌发票赫然在列。7月份招待段长大学同学聚会,餐饮票里还有杭州丝绸公司的发票,数额还不小。记录本上,还夹着段长的亲笔纸条,其中一条是:宴请路局某领导一行,共计14687元。这一笔,我后来到铁路大酒店找关系开了住宿费发票才充

实收藏在土壤深处的某一个地方,做几个迷惑别人的印记,却把最主要的记号标记在自己的日记本里,东追西藏着慢慢地储备了一个冬天的所需。终于掩藏好了一切之后,用那机警的寸光鼠目悄悄地向四外张望一下,就倚着钢轨,惬意地伸了伸懒腰,长长地呼了一口气,不自觉地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

待到寒风开始肆虐的时候,钢轨绷直了两根紧张的神经,飘舞的雪花埋没了道砟,埋没了依然故我的冬青,埋没了野生动物们的洞穴,再放眼世界,已经是茫茫一片,那许多仰视着伟人的文人骚客们有的持一壶老酒,有的侧故作高深状地反复吟诵着那句“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值此之际,列车过来了,无论是时代特征的和谐号,还是拥有笔名的动车组,跑得最快的“高铁”,它们才是“依然故我”地“我行我素”着踩在皑皑白雪上面,吱吱作响之后,我们又一次看到了钢轨——哦,我最最亲爱的钢轨,重新露出了明镜一样的脸庞,那是纯洁得如精灵的雪花亲吻后的脸庞……当你凝视它的时候,心灵在顷刻间被涤荡得空明透彻,世间的烦恼也飘得无影无踪,真的不相信,这就是冬天。

哦,钢轨,你就是这样的迷人,这样的让人难以割舍,我永远的情愫。

是土地,对爷爷劳动的恩赐。爷爷的这个动作,好比父亲抱起童年的我,用胡子扎我的小脸。

而今我回到老家村子里去,爷爷的坟,就在他开垦的土地上。风从梁上呼呼吹过,我感觉嗅到了爷爷身体里的气息。我清理着家里老照片,爷爷只留下一张他戴着一顶破了洞帽子的发黄老照片,他威严又和蔼的样子,与土地是一脉相传承的。有一年父亲说:“给你爷爷立一座石碑吧,把这张照片放上去。”我没有照办,我觉得,爷爷睡觉的这土地里,就一直飘着他的气味。

我有天在村子里路过,看见一个全身糊满泥巴的农人,几乎是跪在泥土里,用手搓着泥球,原来他是在育玉米苗。在电影《白鹿原》里,金灿灿的麦浪在夕阳光芒中,一群割麦的人,叫黄土高原上他们叫麦客,挥舞着镰刀的麦客们,与土地交融在一起,有一个麦客,突然扑倒在麦地里,像要伸出手去抱住什么。这是对土地的朴素感恩。

土地的气息,是永远萦绕在我们乡愁中,最热烈最鲜活的一部分。



子”农民和“肌肉结实”的小伙子,穿着红上衣的少年,“有病”老头儿,“秃顶”老头儿,退伍不久的士兵和“愤怒”和高个子以及走在最后的一个神态沮丧的老头儿。所有这些人物的来自生活的底层,身上背负着生活的重压,乍然间,就听到了他们从喉咙深处呐喊出来的船工号子,号子声伴着他们的喘息声,让人感觉沉重。

集画,作为一种爱好,不需要花多少精力,却可以让人开拓视野,增长见识,得到艺术情感的熏陶。每集一幅画,都是一次感情的开启,《蒙娜丽莎》的微笑给人爱的启迪;悲鸿的《奔马》系列令人荡气回肠,白石的《群虾》教人寡欲清心……集画,是生活河道里一朵鲜活的浪花,足以培养人的艺术鉴赏力,教人在平淡琐碎的生活中去感受真、发现美、把握现在、注视将来。

上。一年下来,与我段有业务关系的昆明机械设备制造厂,一共来我段维修设备81次,接待餐数226餐。可我知道,他们仅来做过5次售后服务,而我们一回也未招待过。

“悲剧”不能重演,我与财务科长老莫磋商了数回,依然束手无策,最后只好斗胆向段长作了汇报。没想到段长略一沉思,神闲气定地说:“从职工教育经费里开支,超支的招待费用和送路局各部门的‘土特产’都开列职工教育之中,就列支成职工外出委培和一线办学,正好可解决职工教育剩余的200多万经费,省得路局审计收回。”

我和老莫相视一笑,暗暗舒了口气。不愧是领导,就是有水平,一下子就摆平了俩件事。



本版稿件在《大周末》网(<http://www.qxhx.org.cn>)和《潮头文学》公众号同时刊发